

乡村记忆

消失了的“铜人”

戴恩嵩

传手艺

我所说的“铜人”，是通常所说的小炉匠。据说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莱州城北一马平川，后来一夜之间鼓起一个大土包。皇上说，要靠玉皇大帝来把这里压住，否则就越鼓越高，会威胁城池的安全，于是，就修上了一座玉皇庙，这个大土包就起名叫玉皇顶。

为什么这里会出现那么多的“铜人”呢？也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：有个精通风水的南相士，曾到玉皇顶上转悠了半天，临走时指着玉皇顶下的郎子埠村吐出一句话：“此地定有举人出。”但是，有史以来，这里的读书人没有一个考中“举人”的，反而出了一大批“铜人”。尽管“举人”和“铜人”相差很远，但那“铜人”的小铁炉，其造型同“举人”的帽子极为相似，从字音上看，那南相士的预言也不能说不对。

小炉匠的基本工具就是一副“挑子”。有的人家有两副、三副“挑子”。这副挑子就是“一条扁担两个箱”：一头是风箱，上面放着铁砧、煤炭、小铁炉；另一头是四屉箱，里面放置钳、锤、错、锉、石灰腻子、大大小小的铜铜子、铁铜子；箱子最底层空着，是为了放铜板用。不管铜什么，必须先钻眼儿，所以手摇钻、蘑菇钻、弓子钻就成了最重要的工具。俗话说：“没有金刚钻，就别揽瓷器活儿”。瓷器很硬，只有带金刚石的钻头才能在瓷器上打眼、安铜子。这句话，后来的引申为没有真本事就别揽重要活。如果干活儿过程中，钻头上比米粒还小的金刚石不慎掉到地上，“铜人”们一定会认真寻找。找不到，就会将一大片土都收起来，回家后用筛子过、簸箕撮，清水淘，最后大都会找得到。

“铜人”们的手艺是辈辈世祖相传的。不能闯东北的儿子向父亲学艺是很寻常的事。学手艺必须从十五六岁开始，不能挑“挑子”，就把铁砧扛在肩上，以减轻师父的挑担之苦。所以，“扛铁砧子”就成了学徒的代名词。

学徒的时间，长则三年，短则两年。最初，徒弟要干些扛铁砧、拉风箱、递工具、抡铁锤、铜锅时压住手摇钻的横杠等零碎活。再后来，要练习锻打不同型号的铜子。真正进入铜锅铜盆阶段，必须在师父的严格指导下进行。师父看到这些活计徒弟全能独立进行时，就拣客户提供的比较难做的活对徒弟进行一次“考试”。“考试”过关后，就告诉徒弟，可以挑起“挑子”自己“拉乡”了。

其实，小炉匠的手艺真正做起来永无穷尽，这就要靠学艺者的悟性了。有悟性的人，心灵手巧，善于变通，再难的活也可以揽下来，而且做起来得心应手、驾轻就熟。

要想做好这样的难活，来不得半点马虎，其小心翼翼之状，与姑娘绣花无异：先把破裂的大瓷片拼凑好，用线绳扎紧，再把细小的残渣，用小镊子一片一片地夹住，按照原来的位置放进去。对好茬口后，用小锤轻轻敲打几遍，使

其更加严丝合缝，再把它夹在双膝间，取出像拉胡琴一样的弓子，把弓弦绕在有着一拃长、下头镶有金刚石钻头的细圆钻杆上。一手握钻，一手拉弓，滋滋地响着，将碗的裂缝两边钻上对应着的铜子眼儿，样子近似中式衣衫的布扣眼窝，接着，就把扁平的铜子，一个个轻轻嵌入小孔中，将裂缝紧固，随后再涂抹一种黏性很强的石灰膏，这碗就算铜好了。那铜过的地方，看上去就像一片很好看的合欢树叶。

“铜人”们如果光能“铜”，那是远远不够的。他们在“拉乡”过程中，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各种复杂情况，如果人家的锡壶开焊了，水壶漏水了，铜盆裂缝了，银镯折断了，大车掉轮了，锨耢掉头了，锄镰磨损了，怎么办？雇主们首先求助的就是小炉匠。如果“铜人”说，这活我不能干，以后就很少有人再找他，那他的手艺路子会越走越窄。如果他说能干，而且干得很漂亮，那他就是拉下了“主户”（永久的客户），艺路将越走越宽。

上面说的那些手艺活，实际上还涉及锡匠、铜匠、焊工、银匠、洋铁匠甚至大炉铁匠等多方面的工艺。小炉匠在学徒中不可能学到这些技术，也不可能到每个匠人师父那里去学徒。要想成为多面手，就得靠实践过程中的细心琢磨、触类旁通，对十分困难的技术问题要不耻下问、向行家请教。

走他乡

“铜人”们没有一个成为暴发户，他们的收入只能作为农耕收入的一种补充，挣个零花钱，“聊补无米之炊”。每年秋收结束后，也就是“铜人”远走高飞的时候。

小炉匠如果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，不可能有那么多手艺活可做。所以，游走他乡、穿街走巷就成了他们主要的营业方式。居无定处，食无定所，行李、饭包、水壶、马扎等日常用品都挂在“挑子”上，走到哪里就住在那里，吃在那里。不管是严寒酷暑还是风雪雨霜，他们必须挑着七八十斤的重担在四疃八乡中穿行，经营之苦，可想而知。

为了揽到生意，他们有时越走越远，几个月甚至长年在外。有的惨死在风雪路上；有的患病得不到治疗，倒在路边，曝尸野外；有的途中遭劫，身无分文，哭告无门；有的因通讯不便，家里连个尸首也见不到。在旧社会，有着说不尽的悲惨故事。

“挑着担子走四乡，风雪雨霜当干粮，口喊铜锅铜盆喽，坐下就听小锤响。”这是对小炉匠生活的真实写照。“小锤响”，作用有三：震出缝中灰垢，明确裂痕长度，宣布我已到场。乡邻们听到小锤敲打的声音，会拿着待补待修的器具前来排队。

“铜人”们所经历的苦难，很难想象。一个“铜人”秋后出门，忙到腊月底挑着“挑子”往家赶。傍晚时分，走到了掖县、招远交界的三官岭，遇上了劫路人，把他捆在松树上，取走了他一个冬

天挣来的铜板。直到第二天清早，他才被路过的人救下岭来。为此事，他得了一种时好时坏的鼻疽病。第二年冬天，他又去招远，正逢天下大雪，他突然犯病，鼻中流血，昏倒在雪地里。幸而遇上了一位赶大车的好心人，把他救活又拉到村子里，才使他免于死。

有些“铜人”也曾经上过几年私塾，能写会算，能同有文化的雇主谈得来。在他的柜膛里，放着一支大拇指粗的毛笔，走到哪里就可以写到哪里。每逢岁末，除了做好手艺活外，还能利用晚上的时间给人家写对联，所到之处很是受人欢迎，吃住也就不成问题了。

有一个“铜人”拉乡拉到栖霞桃村，一个大户人家的小伙计，拿着一个圆柱形的细瓷茶壶让他修理。“铜人”一看，这茶壶是乾隆年间官窑烧制的精品。茶壶并没破碎，也无裂纹，只是用来固定黄铜提手的两个提手桩断掉了一只，提手的一头无处可拴，茶壶也就不能用了。小伙计说：“我家老爷说了，只要能修好，你不管要多少钱都行！”

这“铜人”端详了半天，心想：提手桩已不存在，靠“铜”无能为力，只能再造上一个“桩”了。他把修理方案告诉了小伙计，回去征求老爷的意见。不大一会儿，小伙计回来说，老爷完全同意。他的做法是：在茶壶断掉提手桩的地方，先满满地铜上一排小铜铜子，把铜铜子磨光后，再用烧热的烙铁把熔化了焊锡一滴一滴地粘上去，直到焊锡堆积得和另一个提手桩一样高，再用钢挫拉平，用细砂磨亮，再钻上两个眼儿，把提手安上，茶壶才算修好。这宗活，干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
这个大户人家不仅付了高额的酬金，还把“铜人”请到家里。穿着长袍的老主人对“铜人”说：“十几个手艺人打我门前走过，没有一人能修好我这把茶壶，你把它修好了，我遇到高手啦！我家的活多着呢，你就住在我家吧！等把这些活干完了再走。”

那家的小伙计把“铜人”安排到小南屋里，又搬来一大堆破碎的锅碗瓢盆瓮缸罐之类。“铜人”一看，这些活三天五日是做不完的。他在这里支起风箱，安好铁炉，开始叮叮当当地干起活来。吃饭时，小伙计来送饭送饮，到晚上就用麦秸草打个地铺睡。“铜人”常说，在他的“拉乡”生涯中，这算是他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了。

在手工艺人中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：谁的手艺最好、路子最宽、客户最多，谁就是这个行当的主事人。能工巧匠们在每次做完手艺绝活后，就会尽快地传授给他的同行们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“铜人”为八路军提供了许多支持。

1939年，抗日战争进入了十分困难的阶段。当时，八路军伤亡很大，有些伤员被送到地下医院接受治疗。除了缺少食物，最缺的就是药。周元明和戴希杰暗地里成立一个“职工会”，公开目的是交流技术和经验，对个别困难的人家进行补助，其真正

目的，却是用部分会费资助八路军地下医院。这个真正目的只有周元明和戴希杰知道。

有了“职工会”，在北流（村）、路个庄、东西郎子埠这几个村的能工巧匠中发展会员，会员主要是小炉匠。会费，会根据他们收入的不同进行收取。会费收齐后，做好明细表交给周元明，再由戴希杰把收上来的款项交给上级领导。

当时，日寇“扫荡”异常猖獗，戴希杰在送款途中经常遇到盘查。他身穿破衣烂衫，挑着“挑子”作出“拉乡”的样子，有时把款项捆在腰里，见有人来，立即走进山沟作大解状，将款埋到地下；有时把柜膛底层用木板钉严，再放上煤炭，每次都躲过搜查，没有丢失分文。直到抗战胜利后，筹款任务才停止。

祭胡祖

小炉匠的祖师爷是胡鼎真人。祭拜胡祖之日，是“铜人”们最激动的一天。正月初七八，先是在大场院里竖起几根高大的木桩，拉上用高粱秸编制的“围箔”作屏风，再挂上比家谱还高大的胡鼎真人的画像，前面摆上五六张八仙桌作为供品台，祭坛就算搭成了。

从这时起，喧天的锣鼓必须响个不停。在锣鼓声中，各家各户都把自家做的各种供品拿出来，摆到供品台上。有大饽饽、小点心，有猪头羊头鸡鸭鹅，还有用青萝卜、胡萝卜、大白菜、地瓜、粉条、豆腐等制作出来的各种菜肴，即使最困难的人家，也要用玉米面、地瓜面、高粱面捏成不同颜色的小鸡小鸭，煮熟后拿出来放到供台边上，其造型各具特色，异彩纷呈。

随着供品越摆越多，全村男女老少也穿着节日的盛装陆续到齐。大伙围着供品台观赏着，品评着，恰似在参加一个丰盛的烹饪技术博览会。

祭胡祖仪式的主持人，是村中岁数最大的“铜人”。他宣布拜祖开始，立刻烟火腾空，鞭炮齐鸣，这是全村孩子们最欢快最高兴的时刻。接着，按照每户长者的年龄排列，一户一组，全由男性出场，三拜九叩，口里还念念有词。全村各户拜完，大约已近中午，方才结束。在后来的几年，为了节省时间，由分户拜祖改为全村集体团拜。

“铜人”们，辈辈世世编织着一个致富梦。为圆这个梦，有泪水，有悲伤，有欣喜，有畅想。尽管这个梦一再破灭，他们依然痴心不改，把小炉匠的手艺一代代流传下来。每当新一代“铜人”上路时，他们于艰难渴蹶之中，存聊以卒岁之想，面前总是燃起一丝希望之光。风雪弥漫的奔波路，饕餮难继的辛酸泪，苦研技艺的不眠夜，膜拜胡祖的祈福声，组成了他们步履维艰、悲欢交织的生命乐章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机械化生产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小炉匠这个行当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。